

五条人 N 条人

文/夏阿怪 图/印海啸

2020年7月，五条人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的舞台上唱了一首《道山靓仔》。这首歌是上场后临时换的。演唱后他们担心换歌给现场导演带来麻烦，在解释原因时，仁科对导演说，“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”

五条人切实踩中了综艺节目所需要的“梗”，他们在这个夏天突然火爆。

这是一支成立于2008年、出过五张录音室专辑的乐队。第一张专辑《县城记》开始，仁科和阿茂用海丰话和普通话讲述他们的生活。传统音乐、海丰文化和走鬼生活已经被讨论多年，这些话题标签一直挂在“五条人”身上。12年后，他们还在反复回答“为什么五条人不是五个人”这个问题。

但事实上，五条人已经离开海丰和走鬼的日子太久。他们在广州租房生活，去各地巡演，与一些艺术家合作。

只要稍微了解五条人，就能够理解他们初次在《乐夏》亮相中的表现，这些“临时起意”对于五条人来说是很普通的事情。“即兴”是五条人很重要的一部分。“五条人认为最好的现场是大家喝到位、情绪合在一起后，即兴出很精彩的段落。”贝斯手牛河加入五条人后，在即兴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。

不仅是牛河，与五条人发生过联系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五条人“即兴”的魅力。同时，他们也能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，找到自己即兴的空间。

艺术家刘庆元形容五条人是一个开放的艺术小组，五条人绝不是由半位乐手组成，它包含得更多，是N条人。

欢迎加入五条人艺术小组，成为第Z条人。



五条人乐队由主唱兼吉他茂涛，主唱兼主音吉他、手风琴仁科、贝斯手牛河、鼓手长江组成（从右至左）。



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的第三次演出后，仁科丢掉了两样东西，晋级机会和身上的皮衣。

他身上的皮衣是在广州中山六路花200元买下的，有点小，他猜测可能是女款。仁科曾在那买了很多二手衣服，10元一件的衬衫，5元一件的T恤。这些二手衣服的来历就像打口碟一样，“我听说是都是从国外运到陆丰，淘衣服的人偶尔会淘到有弹孔、有血迹的衣服，有时候，口袋里还有美金。”仁科一边说，一边做出从衣服内侧里掏钱的动作。

和皮衣同样重要的，还有啤酒。

仁科手边总是有瓶啤酒。因为上脸，每次演出前他都会提前喝。演出时，脚边再放上一瓶。他喝得慢，不会醉，喝了点酒后，目光炯炯。

他最近弄丢了耳机，在外需要时总四处问身边的人借，听完后迅速还给对方。屏幕碎成花的iPhone6S的备忘录里是满满的诗一样的句子，未来有可能变成歌词。走在路上突然想到的旋律，他会哼出来，然后用手机录下。即便喝了再多酒，他也能准确无误地打开手机记下新的想法。只是记录完后，手机可能会不小心摔倒到地上去。

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一次亮相的仁科，顶着一个多年不变的发型，他不是模仿郭富城，而是喜欢David Bowie和坂本龙一。David Bowie在1998年出了一张《The Best of David Bowie 1974/1979》的合集，封面和现在的仁科有点像。

他的肢体动作总是很多，想到什么好点子时，会“啪”地手一拍，着急地和身边人分享。遇上不感兴趣的话题，他便身子往后倾。对话时，他的手总悬在半空，手指用力，好像想要抓住空中的词语，直接拿给你看。有时演出，他喜欢在嘴巴上方贴个小胡子，和《像将军那样喝酒》MV里一样的造型，神似皇后乐队的主唱Freddie。唱着唱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将胡子给扯掉了。

至于阿茂，很多认识他的人，都用“大哥一样”来形容。

饭桌上，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。乐队在排练室外抽完烟，他总是那个打扫烟头的人。坐下来谈事，他会轻轻推一下茶杯，说先喝茶。2018年在中国香港的Clockenflap演出后，台下观众索要歌单，阿茂将歌单往下飞，不小心飞到台前，他主动跳下，捡起歌单递给观众。巡演路上，他会在麦当劳里和年轻的牛河聊爱情，告诉他不能太大男子主义，“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应该像一条狗。”每次有熟悉的朋友被说话跳脱的仁科气得“咬牙切齿”，想“动手”打他时，阿茂会上前拦住，说“忍住忍住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打——等我们演出完。”

2020年7月25日，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首播。五条人这支2008年就成立的乐队在这个夏天突然迎来一种火爆。他们穿着拖鞋，在舞台上和媒体采访中呈现出随性又直接的表达，“咸水”普通话、临时换歌、人字拖还有他们的音乐、视觉以及知识体系在互联网语境中，以一种碎片化、关键词式的形式迅速传播。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10年前视频里的仁科和阿茂是另一种模样。

2010年7月10日，在林生祥的邀请下，五条人参加了“2010美浓黄蝶祭”之“自然河唱音乐会”的演出。那时候，仁科还不是“郭富县城”，他扎了个马尾，抱着手风琴，笑起来一口白牙。阿茂也不是“谢贤”，普通短发，没戴墨镜，背着木吉他。他们都穿着简单的T恤短裤，趿拉着人字拖。每首歌演唱前，阿茂都会用普通话讲一遍歌词含义。仁科就在一旁沉默地弄着乐器，然后两人安静地唱歌。媒体采访时，阿茂认真又略有羞涩地解释“为什么叫五条人？”“五条人为什么只有2个人？”仁科坐在旁边，一言不发地听阿茂说话。

如今的发言者变成仁科，话多又密，网友用“吵闹”形容他，像看脱口秀一样看他的采访。阿茂倒不怎么说话了，偶尔将跳脱的仁科拉回来。

仁科为“五条人”的解释想了N个版本，大多都不是“一本正经”的。对于这种变化，阿茂说“自然而然就这样了”。仁科伸出两根食指，缓缓往前画了一个“X”，“我们两都在变化。”末了，他又补了一句，“你也帮我们看看是什么时候变的。”

训练

2007年11月16日，沙漠乐队在华南理工大学第一届摇滚节压轴出场。

沙漠乐队是广州的一支地下乐队，玩垃圾摇滚，非常硬核，非常朋克。那天，主唱老尾抱着90年代音色的吉他一通狂扫，点燃了整个场次。台下的年轻人疯了似的，现场非常噪。30分钟的演出，被沙漠乐队躁到了50分钟。打到最后，鼓手长江发现，老尾不见了。

观众还在玩，可主唱却消失了。直到演出结束，长江找到老尾时，他躺在草坪上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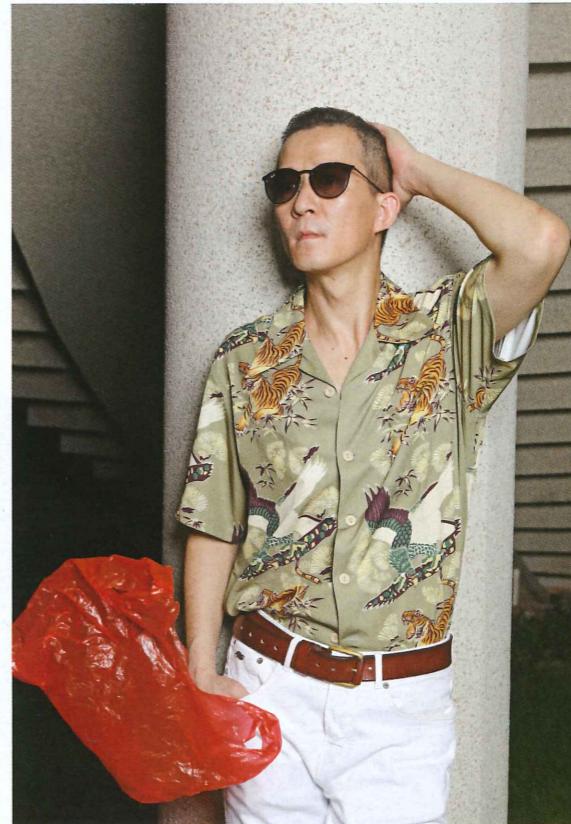
老尾是在2011年加入五条人，参与五条人第二张专辑《一些风景》的录制。五条人变成了“三”条人，老尾为五条人带来了一种生猛。2012年5月27日，五条人的《一些风景》巡演到深圳旧天堂书店，三个人站在高大的书架前演，当不需要鼓时，老尾就站到一旁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看了起来，仁科和阿茂就站在前面演。

老尾确实给五条人带来一种粗糙力量。台下的阿飞看着这个拿着书的哥们，感叹这人有意思。

但更加吸引阿飞的是这支名叫“五条人”的乐队。阿飞是旧天堂书店合伙人、深圳B10现场音乐策划人、《行走的耳朵》电台节目主持人。打口碟时代一路听过来，他的耳朵接受过来自世界各地音乐的刺激。但最早听到五条人的唱片，他就感受到这支乐队的特别，“他们很有创作欲望，说不完的话，写不完的歌，这是很多乐队羡慕、也做不到的。”他开始和五条人有了更多联系。

2013年6月1日，五条人第一次在B10演出。B10有着顶级的设备和调音师，能在那演出是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。但当时，仁科和阿茂对自己并没有十足信心。演出前，他们很紧张，担心自己实力不够，在青年旅社拼命练习。临近开场，阿飞走到楼下冲他们喊，“快上台，该怎么搞就怎么搞。”仁科抱着手风琴慌张地跑了出来。

2014年，阿飞策划的第一届明天音乐节在深



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举办，自此仁科和阿茂每年都要到深圳，在明天音乐节和OCT-LOFT爵士节看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家的演出。

2016年的明天音乐节上，灰野敬二的表演结束后，仁科拉住阿飞，用他一贯激动又无厘头的语调说，“飞哥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！”阿飞瞪着眼睛看他，以为发生了什么。结果仁科说，“我哭了！就这样。”

阿飞感觉自己被耍了，脏话冒到嘴边，手要抬起来，被一旁的阿茂拦回去。但他能理解仁科这种无法正常表达自己激动的言语方式，“他就是这样，非常鬼马但又极其真诚。”

仁科描述当时听到灰野敬二的体验，“他是很大的噪音，声音极其大，加上人的吼声，我能感到那种属于人类的潜在感情。”类似的体验还在郭永章的演出时发生，“河南坠子是一种很古老的叙事，歌词的内容和他的演绎确实很牛。”

后来，由广东美术馆和阿茂哥哥胡茂帆促成，灰野敬二去到海丰，逛了县城，听了传统白字曲班的演奏，买了钹，在村子和山头闲逛。这是音乐带来的奇妙联结。

除了看现场，仁科和阿茂还会加入旧天堂书店深夜party，和国内外技术过硬的音乐人一起即兴。是玩，也是一种训练。他们的音乐审美和技术能力在一场场观看和即兴中培养起来。而同时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创作者的敏感，《一些风景》出版后的第三年，五条人第三张专辑《广东姑娘》出版。一些变化正在发生。

2018年5月18日，五条人在深圳B10门外的大榕树下，穿着人字拖，戴着墨镜，完成了《深圳的街头》深圳街头全球首演。乐迷环绕着他们，楼上的人们闻声站立窗前，往下探头。阳光明亮，榕树的枝条一动未动。

那是一次临时起意。无法参与明天音乐节的五条人，决定在广场上做一次免费的街头演出。整场策划在一个小时内发生、完成。“他们从来都是喧宾夺主，我觉得这是很艺术的精神。”阿飞说。

艺术工作组

2012年，仁科搬到博尔赫斯书店后院的楼里。

当时，博尔赫斯书店还在怡乐路。南连新港西路，北靠滨江中路，中山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坐落在这片区域，周边还有学而优书店、文津阁书店以及一些艺术家工作室。这是当时仁科的生活半径。他不习惯看电子书，阅读多以纸质为主，常逛书店。离住处最近的博尔赫斯书店主推的法国新小说系列中的一些，也频繁出现在此后仁科和媒体提及的书单里。

陈侗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的创始人、艺术家，作为



五条人巡演海报。（设计/胡子）



专辑《故事会》，2019年2月出版。（设计/胡子）



葡萄牙现场专辑《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》，2020年6月出版。（设计/胡子）

现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，他说自己从事的是跨媒介艺术工作，所以也是五条人的听众、朋友以及合作者、研究者。但陈侗真正认识五条人还是因为听到了《陈先生》和《彭啊湃》，他着迷于其中简洁的叙事。

2015年，五条人在长沙进行巡演。陈侗买下十几张票请当地出版社的编辑看演出。朋友们的反响似乎只是礼节性的。陈侗自嘲，“可能他们今天会想起有这么一件事，但也许不会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而是觉得我也很市场化”。

陈侗和仁科、阿茂认识后，彼此的作品产生交集。陈侗为五条人的《梦幻丽莎发廊》拍摄宣传片，将自己租的一间农民房改造成霓虹闪烁的发廊，请来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演发廊小姐，给仁科和阿茂设计了两个为情所困的男人的故事，把专辑中的音乐片段串在了一起，同时还让人联想到上一张专辑。

2016年10月13日，鲍勃·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陈侗给五条人所在厂牌BADHEAD主理人张晓舟发了条短信：“2024年的鲁迅文学奖将颁给五条人。”至于为何是2024年，陈侗解释说，因为杜拉斯说那是文学灭亡的一年。

陈侗还在博尔赫斯书店举办过关于五条人歌词的评论工作坊，后来又请他们做歌词讲座直播。“五条人的音乐里有一种号召力”，陈侗用《阿虎》举例：“阿虎的伙伴告诉他，你的女朋友要嫁人了，然后阿虎就跑去问他女朋友，你要跟我走吗？他们没有去揭示爱情的归宿，而是讲述在爱情的直觉追求中一个阶级如何战胜另一个阶级”。

“这种叙事是北方乐队缺少的。北方有一种文化担当，南方是讲顿悟。北方乐队的歌词，他的结论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。五条人可以做一个切片，他在该有东西时就切断了，飞过去了。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负担，但他们有一些历史沉淀。”陈侗用三两句话解释了五条人的一种合理性，“他们没有上大学，就获得一种自由，又有海丰人敢闯敢干的精神，接着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文化圈子，走出家乡又回到家乡（指五条人曾经在家乡海丰举办音乐会）。”

仁科和阿茂也被陈侗邀请参与到自己的作品中，既扮演他们自己，同时又可能是一对虚构人物。在陈侗的录像和露天话剧作品《小街风情》中，仁科和阿茂继续扮演他们自己，仁科再次像在宣传片中那样要处理一个感情问题，阿茂则为陈侗的歌词谱曲并演唱。这样的合作还包括录像作品《319国道》中的歌曲《公路》，以及出演展览“舞台兄弟”中的话剧《雷锋之死》。在陈侗的心目中，仁科和阿茂就是当代艺术中的表演实践者，同时也是叙事艺术家，套用“作者电影”这个说法，他们从事的就是“作者音乐”。

怡乐路上还有一位艺术家和五条人关系紧密——刘庆元。他是木刻艺术家、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副院长，也是阿飞和张晓舟的朋友。那场榕树下的街头演出，刘庆元也在现场，他刻下了当时仁科和阿茂的剪影，形容“那是一种自由呼吸的状态。”木刻画中，背着手风琴的仁科和抱着木吉他的阿茂，那种力量被完整记录。他还和五条人、张晓舟去了趟海丰，吃饭时，仁科笑着对他说，“刘老师，超过500元我就不再请啦”。

有时候，刘庆元看着张晓舟和仁科、阿茂在三个人一起用方言聊天，他意识到一种传统的力量，“潮汕人就是这样，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你是打不进去的。那样的信任还是来自于这种土地下面的东西”。

这种文化认同让五条人在早期具备很强吸纳能力，刘庆元形容五条人像一个艺术工作组。早期对于五条人的推动者之一、同时是《县城记》《一些风景》唱片的设计者区区五百元先生是海丰人；五条人第一批乐迷中很多也是海丰人，他们在演出前会忙来忙去，帮忙布置现场；和五条人长期合作的设计师胡子是同乡，第一次听到《童年往事》时感叹“丝毫不差，这就是我的生活”。他

直言自己与五条人的关系绝不仅是传统的甲方乙方，这里面有着更多的理解和情谊。

胡子反复强调五条人“是非常开放”的。当这个艺术工作组被艺术家看到后，五条人也和他们发生一种交融，而不仅仅只是成为艺术家的研究者。

在五条人2019年出版的《故事会》专辑中，《烂尾楼》里加入了焦一洋的二胡，《喜鹊》则是摄影师宋晓辉的念白。专辑歌本的封面摄影是摄影师曾翰的作品，内页插画有音乐人陆晨和陈侗、刘庆元等艺术家参与绘制。而对五条人最新作品《食醉狗》，摩登天空的介绍里有这样一句，“它是五条人第六张录音室专辑中的一首歌，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开放的音乐和艺术合作计划，这首歌将与不同的音乐家合作不同的版本。”

五条人艺术工作组愈来愈壮大。

即兴人生

五条人在广州的排练室是在燕岗地铁站附近，挨在一起的两间房，大的是梅卡德尔乐队的，小的是五条人的。最近仁科搬家，用快递箱、水果箱和矿泉水箱打包的行李堆放在小房间，箱子上用白色颜料写着“书”“音乐教材”等字样，有一个箱子裂开了，凑近看，里面是满满的唱片。手风琴和电吉他随意搁在地上，还有一个小地球仪，几张2015年和张玮玮、郭龙以“大时代歌厅”为主题的音乐会演出海报。地上有他们喝剩下的咖啡和啤酒，一不小心可能会踹倒。透过玻璃门，能看到五米外的绿色垃圾桶旁，有老鼠在觅食。

仁科的行李不多，但8平方米的房间也不经放。这段时间，五条人便借用梅卡德尔的排练房。排练房的设备是梅卡德尔置办，准确说，五条人属于借用。后来，阿茂对梅卡德尔说，“接下来赚钱了，添加设备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”。

上半年，五条人花了很长时间在排练室。下午两三点，仁科、阿茂和牛河、长江陆续到了后，喝点酒，喝点茶，嗑点花生，然后轮流起一个律动，像玩爵士乐一样开始即兴。当然，创作前会有一个简单的框架。

《地球仪》就是一个晚上完成的demo。那天玩着玩着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动和走向，仁科便拿出以前写的词出来，唱了几句，一边唱，一边改，就出来了一首歌。

去年这个时候，他们正在葡萄牙巡演，那里有令他们难忘的便宜又新鲜的葡萄酒。在莱里亚驻



在這座城市裡，我們總是在尋找一個可以停靠的港灣。

在這座城市裡，我們總是在尋找一個可以停靠的港灣。

地的四天里，他们喝完的酒瓶塞满了两个巨大的垃圾箱。每天醒来后，喝一点酒，站在阳台抽一根烟，然后仁科、阿茂和牛河拿着手上的乐器，坐在厨房里开始即兴。长江则用桌上的牙签、调料制造出声音。

五条人在葡萄牙的巡演现场专辑于今年6月发布。收录的歌大部分来自于2012年出版的《一些风景》。阿飞用“从一把漂亮的吉他变成了刀片”来形容这种改变，但他也明确传递“五条人从来没变过，一直是摇滚”，“他们的表达就是非常摇滚。不在乎他用的是电吉他还是木吉他。我们身边太多摇滚乐的形式、流行音乐的内核的乐队，而五条人精神上是呈现出一种摇滚，就算加进了二胡，也是摇滚乐队”。

五条人中唯一科班出身的牛河，在加入乐队后，感受到仁科和阿茂身上那种“认知之外的强”，“有些乐队会用一些很常见的和弦走向，出来一个旋律后，再从编曲上做得更加像摇滚或者独立的东西，可那类国内国外听得太多了。五条人有时候用的和弦非常简单，但能写出非常有意思但又不重复的旋律。”

沙漠乐队鼓手、同时也是五条人的鼓手长江这样形容两支乐队的不同，“五条人不是脏乱差，这里的脏乱差不是贬义词，而是肌肤贴肌肤的那种近距离。五条人圆中有方，看上去很圆润，其实有很多想法在里面。你也可以往里面渗透想法，同时又能通过渗透再吸收新的东西”。

相比十年前，仁科和阿茂呈现的状态更加从容。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五条人，有时是2人，有时是3人，到现在，是4人，但五条人从本质上来说，更像N个人对一种艺术的坚守。

五条人创作时从新闻报道、道听途说、历史事件到更广泛的语境之中获取经验，对应什么样的语境，就选择什么样的语言。站上《乐队的夏天》的舞台后，五条人也根据这样一种语境，选择了目前的“语言”。

这样的呈现在陈侗看来是“一种过火的表演，是一场赌博”——“他们完全可以收敛，可以西装革履的”。他们更像是选择了一种玩音乐时的语言——“从沙漠乐队到五条人，大家都是脱掉西装玩音乐。”长江说。

“你知道有句粤语叫‘洗湿个头’吗？我们决定参加乐夏后，就是抱着这个心态。”仁科说。而阿飞对于他们在“乐夏”表现的评论则是六个字——“尴尬美，赤子心”。

还有一些看不到的——比如在即兴PK环节，没商量几秒，仁科就说“OK，可以了”，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好要怎么唱，只是不希望在倒计时下被镜头捕捉到紧张感。跟拍PD进入房间拍摄前，仁科对牛河说，“快把鼓上的茶具收起来，不然一会儿一个长镜头拍下来，说潮汕乐队就喝茶。”《Last Dance》是他们极少的翻唱，录制前，仁科在酒店对着镜子练习背词，阿茂则跑到停车场唱歌，为了嗓子发挥好，他们还戒了几天烟——这让人想起12年前，仁科和阿茂还在南亭村开唱片店和小吃店时，因为没有排练室，在家排练又扰民，两人在晚上拿着蚊香去马路边、去桥洞下、去停车场排练。

有一些表达在悄然发生。比如仁科和阿茂会穿上明天音乐节的T恤，将节目上露出的视频截图发给阿飞。在分外热闹的微博里，他们会转发宣传“行走的耳朵”电台节目。去上李佳琦直播，仁科送给了李佳琦一本艺术家冯翰婷的《珍珠》。

10年成长，五条人拥有了一种即兴人生的自信，仁科可以选择手舞足蹈、“放肆”表达，阿茂也可以选择戴上墨镜、一言不发，该怎么搞，就怎么搞。

仁科和阿茂已经很少回海丰了，他们早已习惯广州的生活。海丰也从小县城慢慢扩张成小城市，高楼大厦都建起来，变成新的模样。

去年牛河去了趟海丰，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阿茂说，“那个就是《上县城》里的红绿灯”。

去了海丰后，牛河感觉自己更能理解五条人。

“很多人可能觉得海丰不一样，才有了五条人。其实归根结底是他们不一样，将县城里的这些东西通过音乐表达出来”。

节目播出后，阿茂收到“走鬼”时认识的小赵的微信。小赵，就是《很多很多》那位三个和弦就能唱所有歌的卖唱的小赵。他在语音里说，“（你们）最近网络都一直热得很，已经上头条了，受你们启发，我也要开始玩，继续要把那个东西操起来。”

“他弹吉他，还特别喜欢崔健。”阿茂说。

海丰也好，“走鬼”也好，这些叙事从时间上以及五条人的创作上，已经是过去式。如今，关于五条人的讨论从一种互联网化的“梗”到他们精英式的知识体系铺展开，但纵深来看，他们与土地、与人群的联结从未断裂。

仁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：

“我们老家捷胜有一个湖，湖旁有家士多。夏天，人们会去那里游泳，偶尔传来溺水事故。中学的一次语文考试，我写了篇作文，我写那个湖有人溺水死了，我和朋友在士多喝完可乐，将可乐瓶一放，离开了那。

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老师的评语是，‘哀莫大于心死’。

其实我有一次差点溺死，那时不太会游泳，水流很急，一下把人冲走，是朋友把我抓回来。有可能我就是那个溺死的人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城市画报抖音，
观看更多拍摄花絮。

摄像 刘晓华 丹三

化妆 tinaleung

实习生 刘晓华 林可依

特别感谢郭江涛对本文提供的帮助

五条人乐队

成立于2008年的中国内地摇滚乐队。发表过五张录音室专辑：《县城记》《一些风景》《广东姑娘》《梦幻丽莎发廊》《故事会》；两张现场专辑：《五条人2017回到海丰音乐会》《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》。2014年，五条人签约摩登天空旗下厂牌BADHEAD。2020年7月，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。

